

## 幸運與感恩

竹中第八屆王錦堂 2013/9月

我是一九五五年竹中第八屆的畢業生，竹中六年美好的歲月，預備了我走向相當幸運的人生，那麼多的幸運，讓我慢慢說給大家聽。

### 一、 逃過人生一大劫難

我父親是台南人，一九四八年天津吃緊，一位有錢的朋友要去台灣開工廠，知道我父親是台灣人會說台灣話，就出錢給我父親買了船票和他一起乘坐天津解放前的最后一班英國商船去了台灣，我母親和姐妹兩個弟弟都留在天津。

一九四九年初天津經歷了圍城和巷戰就解放了。學校都停課，學生們整天在街上扭秧歌，我們生活非常困難，我母親把多餘的房間出租，又在街角上擺了個小攤子賣香菸糖果之類的東西維持生活，我看攤子也跟著一位鄰居老大爺去觀銀號買貨，那時「新中國」的口號叫得很響，我好像沒看到自己有什麼希望和前途。

天津解放后不到六個月，我父親從台灣寄信來要我們去台灣，我母親把房子賣了買了船票，當時駐在附近解放軍的軍眷勸我們不要去台灣，她說你們已經經歷了天津圍城的炮火，不必到台灣再經歷一場戰亂。她們說台灣不久也會解放的，但是她們沒有阻止我們離開，八月中旬我們全家乘坐一艘英國商船去香港，然後轉去台灣。

一位從大陸來此地的針灸大夫說你們真幸運，否則文革期間，有親屬在台灣就是一項罪名，會把你們鬥慘了。然後把你們遣送到窮山惡水的地方，沒吃沒穿喝苦水，讓你們自生自滅。我們真是幸運，逃過一場大劫難。

一九七九年我代表加州教育廳長和中共教育部商討加州教育廳組織一個五十人的教育參觀團訪問大陸，我借著這個機會去了天津一趟，看望我母親三十多年前的老鄰居和麻將牌友的李大娘，他一見我就說你們家的東西都被紅衛兵搶走燒光了。我們離開天津時很多傢俱帶不走，就存放在李大娘家，她以為我是去跟她要東西，我根本不提那些東西她才放心，然後告訴我，你們真幸運走的早，你們八月賣掉房子走了，到了十月天津市人民政府就宣布所有房地產都是國家所有，不准私人買賣，如果我父親來信晚了兩個月，我們就不能賣房子，也就沒錢買船票去台灣。我們全家的命運就完全不同了，能去台灣是我們一個天大的幸運。

### 二、 竹中校史上唯一的夜間班

我們抵達台灣已是九月多，學校都已經開學，那時竹中突然接到教育廳通知開一個夜間班收容大陸逃難來台的學生，我幸運的考上這

個竹中校史上唯一的夜間班，實際上班上大陸來台的學生不到四分之一，其餘的都是新竹市人。初一下童華慶考插班初二轉到日間部去了，不少人初一兩科不及格都離開了，剩下不多的同學都被轉到日間部，夜間班就停辦了。

在夜間班初一下國文老師是邵夢蘭，她國學底子很好，每天早上在老師宿舍背孟子，後來我在美國看台灣雜誌報導邵老師在士林中學校長位上退休后在某大學講孟子，上課不帶課本，背一段孟子講一段，當時是個新聞。邵老師上課常單獨給我講唐詩，並且把她自己的藏書西遊記、水滸傳、三國演義借給我看，我們夜間班是下午日間班放學后我們才上課，白天我在家讀這些古典名著，因此國文分數一直不錯，在師大大一國文聯考，所有大一各科系都在大禮堂一起考，我考了八十多分。在美國工作期間在香港、台灣和大陸的雜誌發表有關教育方面報導，二〇〇五年商務出版社為我出版了「紮根—華人教育在美國」。我送給竹中圖書館一本。

### 三、轉日間部

我非常幸運的進入竹中日間部，竹中那時是省立的學費很低，辛志平校長是抗戰一勝利就到竹中，樹立了非常好的校風，和發展智德體的全面教育，打架不問理由一律開除，我在竹中六年沒聽說有同學打架而被開除的。考試作弊被抓也是開除，兩門主科不及格留級。游泳不橫過二十五公尺的游泳池和秋季的萬米賽跑不可以畢業。五十年后回竹中，聽說這些優良傳統仍在保留。

那時竹中學生一共不到八百人，每個班級有兩班，學生都是桃園、新竹、苗栗三縣最優秀的學生考進來，教師陣容非常強，都是全國各省逃難來台的最優秀的教師，如彭商育、邵夢芝、蘇森墉、王懷中、袁樹範等等。當時我家境很窮困，還是很平安的唸了六年書。

竹中高年級同學們都是學科好並且運動也好，下課帶著低年級同學活躍在操場上給低年級同學作榜樣，在全縣的田徑運動、球類比賽常拿冠軍，我初二導師是蘇森墉，選我們進初中合唱團，在全縣比賽中我們獲得冠軍，後來蘇老師在全省合唱比賽連續拿了十次冠軍，學校特別蓋了音樂廳用蘇老師的名字為廳的名字。

我們初二美術老師是李宴芳，他教學很嚴，我記得第一堂課，他在桌上放一只檸檬，要我們畫，他要我們觀察光線照在檸檬上面各部份不同的光度，對培養我們觀察自然和風景有了比較深刻的認識與欣賞能力。

我們導師蘇森墉也是我們音樂老師，他教我們認五線譜，這是我從來沒學過，沒有音程的概念，想音樂就是唱歌，不知道五線譜和唱歌的關係，每次上音樂課就練唱音程，並且要單獨唱，每到音樂課大

家都很緊張，蘇老師又教我們樂理，更是糊塗，看不出樂理和唱歌有什麼關係，有那麼不同的調子，第一音 DO 根據不同的調子在五線譜上有不同位置，我在周記上說樂理無用和蘇老師辯論，蘇老師看我頑固不化，罰我掃廁所一天，而初二初三的音程和樂理的知識對我後來學習小提琴提供了基礎。

幸好我的音樂和美術都能及格，有些同學就有美術或音樂不及格而補考的，這在其他學校是個新聞。

我是運動場上的一員，每天下課打籃球、打排球、踢足球、擲鐵餅。我們體育老師都是體操、單雙槓專家，不是球類教練，到了高三學校才請了一位籃球教練，黃福輝老師，在高三那一年的新竹桃園苗栗三縣籃球比賽我們拿到冠軍，辛校長觀看了比賽，在周一的校會上還把比賽經過報導一番，可見辛校長對那場比賽感到非常驕傲。那年越野賽跑我跑了第十名獲得獎品一本筆記本，前九名都是山地同胞，在全校擲鐵餅獲得第三名，全校游泳比賽，我參加二百公尺蛙式，獲得第三名，第一名是林建昌，他打破省運會紀錄。高一時我獲得全高中英語演講第一名，辛校長特別買了一本英文字典做獎品。

我們高三導師是彭商育老師，他從高二就教我們代數，在優良安靜的東山下，我渡過了美好的讀書運動的生活，為考上師大奠定了基礎。我們第八屆甲班一共畢業了不到五十人除一位全部都進了大學，甲乙兩班有十多人是直升台大。沒上榜的那一位第二年也考上大學。據林建昌同學統計我們甲班有二十多位在美國獲得博士學位，並且還出了一位諾貝爾化學獎的李遠哲，彭老師稱我們班為龍虎班。

#### 四、師大英語教學中心

因為家境不好，我報考的第一志願是師大英語系，師大那時是省立，管吃管住又不用交學費，每年還發一套制服，還得感謝蔣總統的德政，又因為高一高二的英文老師太差，被我們趕走了，（詳情請看新竹中學校友會會刊第六期「因禍得福」），這也是竹中校史上少有的事。因此我立志做一名合格的英語教師，很幸運的考進師大英語系。

那一年正好美國亞洲協會為了改進台灣英語教學，給師大一大筆經費，成立英語教學中心，還蓋了一棟兩層的樓，聘請了兩位美國講師，梁實秋院長請了從美國獲得語言碩士的林瑜鏗教授做主任，考進師大有三十多位同學，香港僑生有三十多位，一共七十多人經過兩位美國講師的面試。共錄取二十名，我又幸運的在二十名之內，成為英語教學中心第一屆學生，每天都是這兩位講師給我們上課，在聽說寫方面進步很快，大一完了我們都可以和講師用英語交談了，大二、三、四的課程也都是用英語教的，連體育教授一位國際籃球裁判知道我們會說英語，上課也用英語，這四年的英語教育為我留美打下了基礎。

## 五、出國留學

畢業後我竹中教一年英文，當兵一年，退役后又回到竹中一年，由前竹中高中時的訓導主任張彤書的介紹，我轉到台北師大附中，不久就借調到師大英語教師進修班做英語訓練講師，這是美援項目，抽調全省初高中英語教師，教授一個月。這時收入比較多，除三分之一給父母做生活費，其餘我都存在銀行。這時有了留學美國的打算。

英語教師進修班的教授和其他美國在台北機構的人員常一起開派對(party)，我們常在邀請之列。在一次派對上一位姓心(Heart)的先生，笑著對我說你什麼時候來見我。他自我介紹他是美國領事館的領事，我說不知道。

教育部那時出了新規定：在公立學校教學三年以上的教師可以免考留學考試，我夠資格，於是申請了德大語言系和阿拉巴馬州的奧本大學。前者要一仟七佰美金一年，后者僅要九百五十美金一年。我在台灣銀行存了四萬台幣合一仟美金，我就去領事館考英文，通過後要有一個面談。

我在領事館等待面談時，一位剛面談完了的人跟外面的同伴愁眉苦臉說他要去的大學一年要一仟二百元，而領事館要他在台灣存一仟七佰美金。這時我的心涼了一半，如果領事館也要我出一仟五或一仟二，我就無法出國了。因為我沒有有錢的親戚或朋友可以借。我懷著惴惴不安的心進了領事辦公室，一看這位領事就是在那次派對裡見過的心先生，他也沒忘記我，笑著對我說，我就知道你會到這兒來見我，他看了一下我的入學許可，就寫了九佰五美金，我的心才放下。

聽傳言說在教育部申請出國留學要賄賂才能通過。我的證件一切齊全，不到兩個星期就通過了。我想那些不實的謠言是證件不全的人造的。從教育部到外交部拿到護照，就順利出國了。

一九六五年夏出國前夕師大張在賢教授(已過世)告訴我，在竹中高三教我們英文的李本題(已過世)在美國念碩士時有打工的經驗，跟李老師談談會對我在美國求學有好處。晚上我就去台大附近的李老師家，他建議我在奧本念三個月一期，到感恩節就停學到紐約去打工。到第二年秋天再回去唸，打十個月的工可以賺夠一年的學費和生活費。我心裡有個打工吃苦的準備。

到了奧本大學見了教育學院的院長，幸運又降臨了。這位院長給了我一份助教金，我的工作是在幫教授們上課時放教育影片，下課後把影機和影片放回傳播系。一個月二百美金，這夠我交學費和生活費，不必去打工了。

拿到碩士後想去德大語言系。德大註冊組說我前一年沒去就不再給我入學許可。我想在奧本大學一個月有二百元可以繼續念教育博士

也不錯。

幸運又再一次來臨。這時我在英語教師進修班認識一位助理林伯元先生(已過世)，他是師範大學英語系早期的畢業校友，為人非常和氣，樂於助人。他當時在德州大學讀語言學博士，打長途電話到奧本大學告訴我，德大語言系缺一位中文助教，叫我趕快去德大面談。

原來的中文助教是淡江英專畢業生，在台北美國學校教中文，又給英語教師進修班的主教授教中文，大概收入不錯，有一位年輕貌美的女朋友，美國教授回國把他也帶回德大語研系教中文和攻讀語言學碩士學位。據他教過的中文學生告訴我，他連最通俗的語言學書籍都看不下去，要他的學生幫忙，他選了兩門課都拿了C，C在研究所是不及格的，實際上他是無能力讀下去。那年夏天他的朋友寫信告訴他，他的女朋友開始和美國大兵交朋友了。他馬上告訴系裡他不教了，也不讀碩士，趕回台灣去了。因此德大缺了一位中文助教。

我趕到德大和系主任面談後，系主任叫祕書打電話給註冊組馬上給我入學許可，我可以讀語言學博士。有了助教的薪水，學費和生活費又都有了，我到德大時身上仍有我從台灣帶去的九百五十美金。

在德大四年，在顏祥霖教授的指導下，我完成了論文並通過了口試。七十年代初美國經濟不景氣，很多博士包括理工科的，連電機碩士都找不到工作。我卻在加州州立大學斐市那分校找到一份教語言學和中文的助理教授的位置，該校語言系主任在電話里和我談了不到十分鐘就決定給我那份工作。我到校後，系主任告訴我系裡約談了三十多位語言學博士和准博士，最後選我是因為我在台灣和德大有多年的教書經驗。有了工作就不必打工了，我在美國連一天工都沒打過，不少學生來美都端過盤子，比較起來我是相當幸運的。

## 六、學而優則仕

我在加州州立大學一方面教書一方面發表論文，四年後獲得終身教職。加州教育廳需要一位亞裔教育顧問。這個職位佈告上要求申請人在加州中小學教書三年以上，在學區做行政工作或校長三年以上，很少有亞裔有這種資格，半年過去沒有人申請，我在一份會議記錄上看到教育廳要位亞裔雙語教育顧問，並沒提資格，我想在大學教書，有個兼職做教育顧問也不錯，把履歷寄出去。不久一位教育廳的祕書打電話給我，要我去教育廳面談，面談的非常愉快，單位主任帶我去見教育廳副廳長，立即聘我做全職的顧問工作，顧問薪水比教授多很多，並且福利好。我就向州立大學要求停薪留職一年到加州首府工作。第二年決定留在教育廳就向州立大學辭職了。

在教育廳工作的最後十年，經過考試我被選到成人教育組做英語為第二語言(English As Second Language)(ESL)顧問。由我主持全

加州的成人英語教學的政策和推行。成人教育是在很多學區設立的，其中一項是教授新來的移民學習英語以便盡快融入美國社會。當時各各成人學校 ESL 教學好壞不一。我親自看到一位教師把動詞加 S 做名詞的複數。聯邦政府撥款給成人學校的 ESL 的課，要求各州拿到這筆款要建立一個 ESL 的模範標準。

我們成人教育組集合了十幾位在加州各地區有多年教 ESL 的老師在一起開會討論，最終訂下了一個 ESL 模範標準，要求加州成人學校執行。其他有幾州做不出這個模範標準，就把我們加州的模範標準換上他們州的封面應付聯邦教育部的要求。

ESL 模範標準正式公布後，對全加州的英語教學有很大的提升。我常到各地去視察，親自見到這種進步，看到世界各國來此移民都受到我的工作的成果的好處，感到非常的自豪。我退休十幾年了，該 ESL 模範標準仍在執行。

我在教育廳工作了二十六年加上州立大學四年，一共為加州政府工作三十年，加上我已屆六十五歲，按照加州州政府的退休制度可以拿我工作每月工資的百分之七十還多，加上以一九六五就開始繳納社會保險，退休後比我上班每月的收入都多，我就選擇了退休。退休後州政府仍付我的醫療保險到我去世。我不愁吃穿有自己的房子，已達到美國中產階級以上的標準。圓了我當初留學美國的美國夢。

退休後在幾個地方教授太極拳和坐禪。還有些收入，更有傳播中華文化的生活意義。此外我的房子有一英畝地，二十多年前就開闢了菜園，種了很多果樹。每天照顧菜園果樹，練練字、拉小提琴、練太極拳和坐禪，一天還是相當的忙碌。

二〇〇五年竹中同班林建昌同學來信約我回新竹參加竹中第八屆同學五十周年聚會，我立刻決定參加，在校運會上我和其他第八屆甲乙兩班同學站在操場主席台上唱校歌，在一煞那間，突然我感覺到我的根在竹中，是竹中六年的紮根，才有我後來順利和幸運的上大學，留美取得博士學位和有收入不錯的工作和退休金。

美國有句俗諺說成功的機會是給有準備的人。我感謝辛校長和老師們的努力預備了我走向幸運和成功的道路。